

## 离殇 (连载作品)

熊夫木

1934年10月,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,贺龙率领红军队伍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区。温爱花一家住在澧水河边的芙蓉渡,她和丈夫符顶哥生了四个儿子。刚满十五岁的符吠虎是四兄弟中最小的,也是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。因他的右手大拇指寄生出一根小手指,母亲就叫他“六指姆”。他不乐意这样的称呼,说叫虎子多有生气呀。母亲说,名字叫贱一点易养成人。

符吠虎六岁那年,父亲符顶哥到澧水河里放排,撑排驶过五十里茅岩滩时,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洪峰打散了排架,卷入洪涛葬身鱼腹。符吠虎上面的三个哥哥跟贺龙闹革命,大哥符永飞参加红军之前,曾干个两年的袍哥。这是西南山地势力强大的帮会组织,洪湖大肃反,受到左倾路线的冲击,说他是混入红军的异己,惨遭沉湖。二哥符永莽在革命低潮时找到红军,转战鄂西宣恩县沙道湾遭当地团防杀害。三哥符飞龙在大庸县鸡公垭那场阻击战中被敌方迫击炮击中阵亡。三个哥哥牺牲后,孀居的母亲温爱花担心“六指姆”步哥哥们的后尘,如果这个唯一的儿子也参加了红军,这叫她下半辈子怎么过?是的,有小儿在,就能延续符家的香火,到了晚年也有个依靠,她再不能失去她的幺儿子了。一开始,温爱花采取最原始的办法:锁上大门防止儿子外出。可十几岁的孩子,哪是这间风雨飘摇的茅庐关得住的,几次翻墙越壁的事情发生后,她实行步步盯防的办法,儿子去哪儿她就跟到哪儿。但是,儿子起了反感不说,关键是她腿脚快,身子像小马驹样的敏捷,她迈着一双小脚如何追得上他?做娘的走上山岗走进森林发出一声声呼喊,直叫得儿子心里惶惶的,不情不愿地从山头上探出头来。唉,爹娘疼的断肠儿,这兵荒马乱的年代,为娘的不把他看护好怎么行?但儿子的脸上没了一丝喜色,像下雨前的天气阴沉沉的。无奈之下,温爱花想起有个远房亲戚是在大庸城郊开客栈的,何不把他送到那儿当伙计呢?她给幺儿子一说,他立刻舒心地笑了。母子俩来到亲戚开的西门楼客栈,老板娘桂唐氏是她隔房姑妈的女儿,表妹符桂华是客栈老板,他见这小子长得机敏灵活,非常爽快地接纳了他。

西门楼客栈位于西门溪畔,地处交通要冲,往北走翻越子午岭,折转东北进入慈利县界;往西北方向经张家界大山到达桑植地界;往西南溯澧水上行至大庸所,由边陲小镇后坪抵达永顺县境。走州过县的人,来的来去的去,聚散无常。1933年春天,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,加之执行“左倾”路线的红军领导人夏曦大搞“肃反”,使党和红军蒙受重大损失,贺龙带领红三军在湘鄂西一带打游击,并派出一部分共产党人开展地下工作,地理位置优越的西门楼客栈,成为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。白天,客栈里聚集着饮茶打牌的商贾和吞云吐雾的鸦片鬼,剧院的戏子和青楼里的妓女也是这里的常客。谁也没想到,就在这鱼目混杂的地方,竟然潜伏着共产党。

符吠虎刚来客栈,作的是勤杂工。在他之前,西门楼客栈招了一位名叫宫绍植的江西老俵作长工,每天,他到西门溪畔的农田里干活,空闲时也在客栈里打杂。宫绍植比符吠虎大十岁,但并不妨碍两个人建立友谊。他俩生活经历相近,宫绍植见多识广,胸怀打富济贫、拯救苍生的理想,他说当今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,地主老财和贪官污吏剥夺了人们的生存权,穷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这样的世道太不公平,必须唤起民众推翻它。符吠虎出身贫寒,对穷人家怀有同情心,这之前,他从三个哥哥那里也接触过一些革命道理,而宫绍植的出现,使他更加坚定“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生活”的信念。那时,符吠虎还不知道这个江西老俵是地下党,但明白他这样一位高尚的人一定肩负着神圣的使命。不久,一位挑着货担摇着货郎鼓的中年小贩来到西门楼客栈,他说的本地话,与宫绍植接上头后,几乎天天来这里交换情报,而每次都由符吠虎在一旁打掩护。他们的工作神秘而隐蔽,他要为这些为穷人谋出路的人站岗放哨。这样过了一个月,宫绍植把符吠虎领到西门溪一排香樟树下坐定,一脸庄重地对他说:

根据你这段时间的表现,经研究,我代表组织吸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。他俩举起拳头对着田野吟诵入党誓词,符吠虎想起三哥入党时也是这样的场景,12岁那年他在田野拾荒,三哥符飞龙在一位游击队战士带领下对着大地宣读誓词,那份神秘感至今保留在他的脑海里。宫绍植紧握他的双手表示祝贺时,符吠虎心里洋溢着一股豪情:从此,他是党的人,他会像三位死去的哥哥那样义无反顾地跟党走,他的未来也将与这个由工农大众组成的政党命运相连。想到这里,他不无欣慰地望向田野尽头,他忽然发现青青田垄上站着一个小伙子,哦,那人竟是财主桂华楚的儿子桂乙屏,他站在那里干什么?该不会是给铲共义勇队的恶霸通风报信吧?宫绍植看出他的疑惑,不动声色地说:自己人。符吠虎不禁大吃一惊:啊,这个在县城一小教书的桂家公子竟是一名地下党,这种身份转变也未免太神奇了吧?

这期间,母亲温爱花不止一次来到西门楼客栈,她时不时看着幺儿子的动向,得防备着他跑了,跑到桑植或者洪湖那边跟贺龙当红军。每次,她会躲在西门溪畔的那排香樟树下观察一番,只要看见儿子在客栈进出,再走过来见见表妹桂唐氏表达谢意。女主人对符吠虎的评价不错,说他为人诚实,待客有礼,与伙计相处融洽,客栈上上下下无不喜他。温爱花回家碰上乡邻,不无得意地说:“六指姆”去客栈做事,真的走对了路。他这种“花脚猫儿不守家”的小子,你不把他看好,又不知窜到哪儿去了。

符吠虎干满半年,便赢得了客栈老板桂华楚的赏识,安排他上柜台卖烟酒杂货。虽说外出的时间少了,但这个岗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这个联络站,受湘鄂西中央分局直接领导,负责周边几个县的情报搜集和传递。联络站的负责人正是客栈少东家桂乙屏,平时他在学校住,周末回家,少不了跟宫绍植交流信息。但许多情报是挑货郎担的小贩送到客栈,柜台上的货物都是符吠虎经手,双方交货或者结款时会将情报夹带交到对方手中。还有几个情报员是符吠虎不认识的,如有人以买烟买货为由来取情报,来人得对上暗语,当掌柜将纸条夹在烟盒下面,趁拿货的瞬间传递到来者手中。联络站运转了三个月,传递情报三十多次,为开展农民运动,壮大红军力量,支援前方打仗做了大量工作。

一个春日的午后,温爱花从芙蓉渡上船,走了二十几里水路进城看望她的六指姆儿。昨天,她到河边采了一竹篓青嫩的野蒿,磨了一点糯米做成蒿子粑粑送给儿子和表妹。桂唐氏见表姐来了,便接着符吠虎柜台,让母子俩好好说会儿话。儿子像一棵小树样站在面前,温爱花抑制不住喜悦,想拉拉他的手。可儿子有点羞怯,躲避着娘连连后退。做娘的故作气恼:娘肚子里生下的儿,连拉拉手都不行?小时候尿一坨尿一泡的,你以为是一天就能长大成大人的?来坐下,娘儿俩说几句贴心话吧。温爱花不管儿子乐不乐意,一把抓住他的右手,摩挲着那枚六指姆儿,开玩笑说:嘿,我这小儿比别家的孩子多个指头,谁也没法跟我争,凭这记号就当你跑到天涯海角娘也找得到!符吠虎有点不乐意地甩开娘的手,说老板让他守柜台不能随便离岗的。温爱花叹了一口气,唉,这混小子真不知娘的心呢!不过,儿子每日呆在西门楼客栈,帮桂家守着一片柜台,这让他放心不小。

一天午夜,睡得很沉的符吠虎被一阵似一阵的敲门声惊醒,睡在工房另一角的宫绍植先起床,打开门一看,桂乙屏语急促地说:“小贩叛变了,你俩赶快离开这里,这个联络站不再启用。”

宫绍植问:去哪儿?

上湘鄂西边界,找贺老总去。

你怎么办?

别管我,我们分头走。

客栈老板桂华楚从厢房里走出,他显然知道了这两个雇工的真实身份,也明白儿子背着他干了些什么。今晚事出突然,说什么也没用,他拿着两锭光洋来到工房,说是两个雇工的工钱,带在身上作盘缠。宫绍植和符吠虎各自接过一锭银元,匆忙打点行装,拱手别过桂氏父子,一头钻进夜幕里。夜空里响起一排刺耳的枪声,桂乙屏转身欲走,母亲桂唐氏不知从哪儿冒出来,一把抓住儿子,说:“走后门,沿西门溪走,下行二里地就到澧水河。”儿子看着父亲守在大门口有些放心不下,桂华楚催促道:“快走吧,老爹应付得了。”桂唐氏出现在后门,将一枚玉佩塞给儿子,说:“千万别丢了,它是为了你护身保命的,带上、带上。”她把儿子推入幽暗,掩上门暗自啜泣。此时,门外有人大叫:“把这个共匪窝子围起来,别让共党分子跑了。”接着一阵扳动枪机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桂唐氏听到丈夫怒骂:“你这该死的卖客,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是谁当了卖客?”从客栈门口射进来的子弹火花四溅。门上悬着一盏红灯笼,她看见丈夫端着长枪与匪徒对射。伴随一声惨叫,她看清是那个经常出入客栈的小贩,扑面倒地。瞬时,一粒子弹射中桂华楚的胸部,他捂住伤口缓缓倒在客栈门口。桂唐氏一阵头晕目眩,一个匪徒用枪抵住她的头,上来两个人架住她的胳膊拖出大门。她有气无力地呻吟着,头一耷拉便不省人事。

桂乙屏下了西门溪后,在黑暗中夺命狂奔,十分钟后来到澧水河岸。站在河堤回望刚才出发的地方,那里腾起一团火焰照亮了大半个天空,忽闪忽亮的火舌把夜幕撕开一道道缺口。桂乙屏对这团赤红的夜空发呆:作为一个革命者,付出血与火的代价实乃寻常事,抑或奉献生命也在所不辞,而当这个代价加诸于无辜的父母身上时,真让他背脊阵阵发凉,他双膝着地,手里揣着母亲送给他的护身符,仰望灰蒙蒙的苍穹哭喊着:“爹、娘,对不起。”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办公楼维修改造的时候,我和刘树协同处一室。闲聊中,听他常常谈起扶贫联系的张家界市永定区三台山村,如数家珍。聊到尽兴处,竟从椅子上站起来,眉飞色舞,十分享受。我也往往随着他的讲述,神往着那边的山水人情,恨不得马上跑去走走看看。还常有进城务工、办事的村民找到他这里,有的喝几口热茶就走,有的小坐闲扯聊天,有的咨询政策、了解信息,有的诉说最近遇到的烦心事。他和村民如同邻居相认亲戚走动,熟络随意。

今年三月,我被市里抽去搞防汛备汛检查。有一天来到沅古坪镇盘塘村一座水库检查,看路标指示,三台山村就在不远的前方,这次没有安排去三台山村的行程,我不好向领队提出,与三台山村擦肩而过,更给我留下一份念想。

一天早晨,刘树协在单位食堂碰见我,说省里在三台山村搞扶贫攻坚季度督查,他要赶到村里去,邀我与他同行。我很想去一探究竟,便欣然和他坐上村第一书记李彦柯的车,一起火急火燎地往村里赶。

去三台山的路上,山道弯弯,爬坡又下岭,翻山又过河,颠来倒去骨头疼。但座座青山连绵起伏,植被茂密,草木葱茏,绿肥红瘦,生机盎然,悦人眼目。公路两边的杂树隔路挽手摩肩,枝牵叶覆,密不见天,织成一条长长的浓荫隧道。汽车行驶在隧道里,打开车窗,扑面是甜爽的风,盈耳是虫鸟的歌。我忽然想起好多年前,一位领导作植树造林动员报告时的话:要把公路沿线的林造得飞机炸弹都扔不下来。这儿果真炸弹丢不下来。我哑然失笑。偶尔看到路边农舍前有几束明艳的石榴花、几朵洁白的栀子花探头探脑,一晃而过。哦,节气过了芒种,石榴花栀子花都是开在芒种前后的花,正是五月榴花照眼明,雪魄冰花冷气清。

两个多小时后,车停在村部广场上。细细打量,三座青山夹着两条绿水,山环水绕,相亲相爱,果然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。那山不仅是青,而且俊朗奇崛,那水岂止是秀,更是水洁冰清。山的怀抱里,溪的两岸边,一栋栋吊脚楼飞檐翘角,雕梁画栋,竹树掩映,若隐若现。我是在吊脚楼里长大的孩子,对吊脚楼有特别的感情。我曾在《悠悠吊脚楼》中说吊脚楼是“实用与完美的和谐统一”。从吊脚楼那亭亭玉立,婀娜多姿的造型上,我们惊叹着她的形体美;从那井院围合,高低错落的构造里,我们领略着她的空间美;从那层层高起,纵深配置的轮廓中,我们欣赏着她的层次美;从那珠联璧合,井然有序的气势上,我们称颂着她的群体美;从那傍水依山,浑然天成的环境里,我们享受着她的和谐美。这样美妙的民居,是我们的先辈用辛勤和智慧谱写的凝固的华章。刘树协告诉我,三台山保存完好的吊脚楼有118栋,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文化财富。

趁着聊着,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一大片猕猴桃地。

猕猴桃树爬满了钢筋水泥柱和铁丝搭成的网架,巴掌大的叶子肥厚墨绿,望去团团绿云浮动。

披满茸毛的果实串成坨,悬挂在网眼里,像一只只调皮的小猕猴倒挂金钩,招人喜爱。

今年的猕猴桃是个丰收年。刘树协说,这猕猴桃基地的主人叫全婵,是村里的党员,从2016年开始,陆续流转了150亩土地种植猕猴桃。

驻村帮扶队帮助她协调土地流转、联系销售客户、提供技术服务。现在,猕猴桃基地有模有样,产品直接进入梅尼超市。

基地还带动8户建档立卡户30人入股、务工,成为三台山村拳头特色扶贫产业。

我们从猕猴桃基地折回,又沿溪而下,走到一片黄桃林。黄桃今年小试牛刀,枝头已挂上不少果子。刘树协介绍,全村种了820亩黄桃,村里愿意种植的都可参与,帮扶队和村里免费提供苗木、肥料和技术服务,还与张家界湘润公司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。我们走到地边,看见一对中年夫妇在桃树下除草,男人手机里播放着欢快的民歌:“太阳出来喜洋洋,走过一山又一山。只要我们都勤快,不愁吃来不愁穿。”劳动中满满都是获得感幸福感。

村部旁边溪对面地里种植了当地传统农作物七星椒,植株没膝,花开朵朵。这又是村里重点发展

的一大产业。

刘树协说他2016年就联系三台山村扶贫工作,一直没间断。他和帮扶队其他队员一起,立足长远,狠抓当前,制订了三步走的扶贫战略。首先是稳定脱贫。脱贫的牛鼻子是稳定就业,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外出务工,一人务工,全家脱贫。全村129户贫困户,有112户200人外出务工。帮扶干部还帮助联系务工单位,拓宽就业渠道。他帮扶的李子文,就联系到市住建局当保安,由于工作负责,现已当上保安队长,其妻在百橙超市务工,其子到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就业。另一户帮扶户李敏,他出面介绍两口子到绿果果业就业,儿子也从旅职学校毕业当了厨师。其次是发展产业。猕猴桃、黄桃、七星椒,还有湘西黄牛、土蜂蜜、光伏发电等产业,就是这几年撸起袖子发展起来的产业,解决了村民家门口就业和村级集体经济收入问题。再次是谋划长远。帮助村里制订了到2030年的乡村旅游规划,加强传统村落保护,挖掘传统文化潜力,争取把三台山村建设成全市乡村旅游服务基地和乡村旅游名村。眼下,前两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,今后主要是巩固成果。后一步战略也有了很好的起步,但要走的路还很长,需要一以贯之,锲而不舍。张官高速公路今年就要动工,沅古坪镇有个互通,到那时,市区到三台山不要一个小时,这是发展乡村旅游千载难逢的机遇。

他侃侃而谈,头头是道。我由衷赞道:你扶贫真是用心用情,倾身投入。他笑笑,然后说,我是农民的儿子,对农村、对农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情,时时有一种帮助他们做事的冲动。按当下时髦的话来说,这就是人民情怀吧。就是凭着这种感情,哪怕遇到挫折和责难,也没有退缩。我在微信上曾读到他的一首诗:崇山峻岭雾气浓,扶贫人儿穿梭忙。只惟群众得安康,伤吾性命又何妨。诗言志,字里行间透露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不破楼兰的悲壮。

送走了督查组,刘树协忙着召集帮扶队和村里干部研究整改落实工作。我坐在村部屋檐下小憩。看见几只燕子在村部檐口下进进出出,衔泥筑巢。

燕子归来寻旧垒,在我老家,有燕子在哪家筑巢育雏,哪家就会吉祥和睦,兴旺发达的说法。燕子在三台山村部筑巢育雏,预示着全村家家户户都会吉祥和睦,兴旺发达。

一阵清风袭来,声声鸟鸣入耳。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。刚忙完事的李彦柯坐在沙发上,头一啄一啄,很快进入了梦乡。见此情景,我想起《茵梦湖》里的一句话:“我们的青春就留在青山的那一边,可现在它到哪儿去了呢?它在村民的笑声里,它在村庄的变迁里,它在逐梦的征程里。”

临离开三台山时,我脑海里陡然跳出辛弃疾的两句词: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这该是为三台山写的吧。

## 我见青山多妩媚

石绍河



家园 苗青摄

## 清醒认识自己

程刚

1896年首届奥运上,网球单打冠军并不是专业运动员,而是英国的一名学生,他叫博兰,正在牛津大学就读。

博兰最大的运动爱好是打网球,每天下课,他都要和同学们在网球场打一个小时,借以锻炼身体。平时,无论他去哪里,都喜欢背着网球拍,哪里有条件就在哪里打。

这一年,他正在希腊旅游,正巧奥运会开始。他来到网球比赛场,立刻被现场火热的氛围所感染。当时,奥运会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组织高度严密,那个时候,只要在现场都可以报名。

博兰看得手痒痒,便到裁判席报名,报完名便上了赛场。谁都没有想到,博兰一路拼杀,竟然杀到了最后决赛,赢得奥运历史上第一个网球冠

军。一时间,他成为新闻焦点。网球天才、网坛奇才等名号统统归到他名下。英国体育协会、牛津大学体育协会等组织,纷纷召开新闻发布会,表示将继续加强对博兰的训练,以期望下届奥运再夺冠。

可谁都没想到,博兰却销声匿迹了。1900年奥运会上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。

好奇的记者开始追踪此事,找到博兰。此时,他已经毕业,在一家公司从事设计,人们不禁感叹,一个网球天才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赛场,放弃了可能无限辉煌的运动生涯。

然而,当博兰知道记者们对他扼腕长叹的时候,他却笑着对记者说:“大家千万别这样说,我知道我的水平,这个项

目当时并没有普及,能打的高手并不多。我是经常玩,所以侥幸得了这个冠军。奥运会推动了这个项目,真正的天才都成长起来了,比起他们,我的水平实在太弱了。”

博兰后来一直从事设计专业,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,最后成为英国富商当富豪,排名第6名。

没人能够预测博兰当初真的选择练习网球,会有什么样的成就,但他后来离开网球,从事设计行业而成为英国的富豪却是不争的事实,而这恰恰是他能看得到的最准的财富。

生活中,不因一个偶然的成功而自信爆棚,这才是一个人最成熟的标志,也是成功最大的智慧。